

父親，你愛我嗎？

小時候。

我想，父親一定不愛我。

停頓。

他如果愛我，為什麼總是不對我笑一笑。

爲了這堂課的開場白，我想了很久。

台下四十多雙眼睛睜睜地聚焦在我臉上，效果很好，是預料中的。

只是，我沒有估算到，在我經心包裝下，說出刻意經營的台詞，全場震撼最深的竟然是自己——二十年了，怎麼仍舊這麼痛！

記憶中的父親，是一幅黑白畫…

一杯濃茶，半截煙屁股，沈默不語的時間兜攏著不透一絲光線的空間，一張沈思的臉，愁苦的刻印在另一個我進不去的世界。

我的父親是所謂的「老榮民」，上士退伍以後還留在軍營做放映電影的工作。他不願意搭公車，所以總是早上五點出門，步行三十分鐘走到軍營，一直到晚上九點以後才回到家，因此，小時候我很少見到父親，起床時他已經出門，等他回家時我又已經睡著了。有時候，不小心見到父親，還會猛然一驚：噢！那是我的爸爸呢！

即使父親在家，他也不會主動招呼我們這群孩子，總是坐在離門口最近的一張椅子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；當然，我們這群孩子沒事也不會去招惹他，誰要是主動找他說話，肯定是學校又要繳什麼費用了。向父親討錢，對小孩子的我來說，是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因為父親總是板著臉，久久不發一語，最後才十分艱難的掏出錢來；要是運氣不好，就只得聽他斥喝一聲「沒有錢」，我就嚇得落荒而逃，等到學校催急了，便再硬著頭皮向父親討錢。記得有一次，父親曾被我催討急了，忿忿的掏出錢來用力的摔在地上，我默默的蹲下身來慢慢拾起鈔票，那個畫面我一直忘不掉，這是我記憶深刻的父親，於是我想，父親一定不愛我。

父親從來不覺得人有讀書的必要，他認為讀書只是花錢的事，還不如工作可以賺錢，要不是因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規定，他肯定不會讓我們這群孩子上學。大姐、二姐國中畢業後便自食其力，在餐廳當小妹，因為父親不讓她們繼續升學。但是，三姐、弟弟和我還是升上了高中，甚至可以讀大學，那是因為父親的朋友李伯伯為這件事和他吵鬧了許久，他才會讓我們這幾個較小的孩子繼續升學。我想，哪有父母不願意花錢栽培子女的呢？所以，父親一定不愛我。

小時候，母親離家，大姐和二姐投靠母親，在遠遠的台北工作，父親依然是

早出晚歸，我們幾個年幼的孩子過得有一餐、沒一餐。那時三姐就讀小學四年級，我也不過才小一，弟弟寄放在父親友人家中。我和三姐常常一早起來家中就沒大人，也忘了當時怎麼上的學，中午放學回家，家裏一個人都沒有，膽小的我不敢回家，總是蹲在門口流著眼淚等三姐放學；晚上和姐姐一起洗澡，兩個小女孩坐得下一個水盆，我們是那麼的小！那幾年，我總是穿著沒洗的制服上學，常常被導師和同學嫌骯髒，我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令人如此討厭；在我小學四年級左右，有一天，忽然看到三姐彎著腰洗頭髮，我嚇了一大跳，問她在做什麼？她告訴我她在洗頭，我很驚訝，原來頭髮是需要清洗的！這才開始學著自己洗頭、洗衣服。明明是有父有母，卻過著無父無母的生活，我想，父親雖然與我們同住屋簷下，卻彷彿不存在一般，他一定不愛我。

父親還是有“照顧”我們的，他曾帶著我到菜市場“撿菜”，撿那些菜販丟在地下爛掉、發黑的菜葉，帶回家煮給我們吃；有時候，父親會帶回軍隊的殘羹菜餚，讓我們當晚餐，這比爛菜葉更加令人倒胃口，即使再餓，我也會說吃不下，面對那些阿兵哥吃剩的菜飯，我真的食不下嚥。我真的覺得，父親一定不愛我，他應該覺得我們這群孩子是累贅吧！如果沒有我們，他就可以回到大陸家鄉，與他大陸的父母、手足、妻女相認了吧！他一定不愛我，不然怎麼會連一丁點兒的付出都那麼的吝嗇！他一定不愛我，不然他為什麼都不在意我們是否挨餓受凍！這樣的父親，怎麼可能是愛我的呢？

太安靜了。

我有些忘情的陳述著，幾乎忘記你們就在面前屏著呼吸，聽著。

我停頓了一會兒，這不是預定中的，而是因為我感到——沈重。

忽然有點希望你們此刻高喊著：「老師，太灑狗血了啦！」「老師，故事編得很沒有創意喔！」然後我就可以順水推舟的說：「很假厚？」然後草草結束。

但是，沒有，你們如此專注，讓我不得不繼續說……

父親除了不愛我，還令我難堪。

我常笑稱，父親是最愛乾淨的貴州人。貴州人一生洗三次澡：出生洗一次、結婚洗一次、入殮的時候洗一次。我的父親應該是有“潔癖”的貴州人，他每一年都要洗一次澡。每逢過年，父親都會梳洗沐浴一番，那真是煥然一新的景像，洗完澡後，父親會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，我們這些孩子便爭相擠進浴室，很新鮮的看著那留下父親沈積一年污泥的浴缸。這樣的父親，其尊容應該可以想見，他就是一個充滿異味、蓬頭垢面的父親。

我看見你們當中有人露出噁心的表情，這就是我要的，蘊釀了這麼久，就是要有這樣的效果，因為：有憎惡，才会有悔恨。

當年，我就是由厭惡開始認識我的父親。

只有從厭惡開始，你們才會了解，那種悔恨有多深！

當我國中的時候，父親已經結束軍營的工作，但他並沒有住在家裏，反而是在住家附近找了一份大廈管理員的工作，守衛著一個荒廢的地下室，住在臨時搭建的簡陋隔間中；我們這些孩子與他互動的模式也沒有改變，僅只在需要錢時才會走進那黝暗空洞、深手不見五指的地下室，父親與我的交集也僅只於此了。

有一次，放學回家的途中，同班同學與我同行，行經父親守衛的大樓時，遠遠的便見到蓬頭垢面的父親露出他的黃板牙，表情生澀的衝著我笑，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內心充滿猶豫——在學校我也算是個“風雲人物”，品學兼優，各項比賽都曾拿下獎項，同學們都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父親——我該怎麼辦？正當我舉棋不定時，同行的朋友在我耳畔輕聲的說：「你看那個神經病，好可怕喔！」我不發一語，既沒有勇氣回應她，也沒有勇氣正視父親，匆促間，我低著頭，就這樣從父親眼前走過——我裝作看不見他難得的笑容，裝作不認識他。

我聽到台下有微弱的輕呼。

我知道你們有些禁受不住了。

無法想像，是嗎？其實，有些事情一旦濃縮成一篇故事，看似很令人難以承受，但是，當它分散在人生的片段中時，也不過只是傷心的某一刻，恐怕還比不上冷了的茶苦澀。

我永遠沒有辦法原諒自己那一刻對父親的背棄。

我不斷的問自己：什麼樣的孩子，可以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認？一個人，連他的父親都不認，他還有什麼是可以被承認的呢？

就算父親再不堪，就算父親並不算是好父親，畢竟他還是父親，他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們，為什麼，我連承認他是我父親的勇氣都沒有？我總是埋怨他不愛我，而我，又愛過他嗎？

這個罪，比背棄耶穌的門徒還重，我知道。

儘管如此，這份沈重在我與父親之間卻像空氣一般，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。你們以為即將來臨的衝突、爭執，全都沒有發生。

那一天之後，父女的关系並沒有因此產生什麼變化。

我們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空間裏，偶爾半路上相見了，也只是默默的打個照面，眼神短暫交會就算是打過招呼了，沒有言語，更不要說什麼寒暄了。與父親的交集依然只限於“討錢／給錢”的關係，從來沒有為那一刻討論過彼此的想法與心情，我不知道我的“不認”是否傷害了他，但是，從他對我一如往日的態度來看，我想他或許一點也不在乎。

就像，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
可是，真的不在乎，就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嗎？

那一段時間，我幾乎每個晚上都躲在被子裏哭泣，你們知道嗎？如果你覺得你的父親不愛你，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？

我問。

我好像有些失控了，說出了這些溢出腹稿的話語。

你們看著我，沒有人回答。

我也沒有期望會有什麼回應出現，我自問自答慣了，在課堂中如此，在生命中如此。

如果，你覺得父親不愛你，你會以為自己什麼都不是，以為自己根本不值得被愛，以為自己不被這個世界所需要。

有人點著頭，以一種寬容的理解。

可是，我不想。

我不想以為自己什麼都不是，以為自己根本不值得被愛，以為自己不被這個世界所需要。所以，高中時期，在某一個機緣中，我聽到一位牧師說：「你們總以為父母不了解你們，你們又何曾試著了解你們的父母呢？」我立即決定，給我的人生一個機會，我想試著了解我的父親，我也想試著讓父親了解我——他的女兒。

我想主動親近父親。

這是一個扭轉一生的關鍵決定，但是，對一個十幾年來不曾與父親閒話家常的女孩而言，是一個艱難的任務。

父親總是板著的臉孔，和那不著邊際的黑暗地下室，都是我不願觸碰、也不敢觸碰的領地，甚至，我不知道布滿泥濘的溝道路中，該如何踏出第一步？

我勉強自己往那黑白畫中走去，走向父親的世界…….

猶記得，第一次不為了討錢去找父親的情景。

那年我十七歲，帶著我成疊的獎狀，往淹沒父親的黑暗走去，我並不是想要炫耀，我只是單純的以為一個父親應該會為子女的榮耀感到驕傲，高中生的我什麼都不會，什麼都沒有，那是我唯一想到可能讓父親高興的事情，也是我人生中僅存的價值；我內心暗暗的希望，父親能因此肯定我，肯定我的存在，肯定我的價值，進而肯定我值得他所愛。

你們笑了，像天使一樣的微笑，眼神裏好像在對我說：「對，你做得真對。」

我看著你們，語氣也輕快了起來，好像故事才正要開始，好像我的生命才正要開始。

我在簡陋的木板隔間中，一張張數著我的”佳績”，父親坐在旁邊，不發一

語，沒有笑容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我精心策劃的人生第一次父女對談，竟成了獎狀展覽會，展示完後，我就再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，只好默默的回去。

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！

我再一次強迫自己往那地下室走去！

聽說與老人家聊天最好的話題就是他們那些陳年往事，於是，我問起父親貴州家鄉的種種，那個遙遠而陌生的父親，終於向我開啟屬於他世界的門。

父親童年居住在貴州省畢節縣，典型的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兩銀」的山中小村，那裏沒有電燈（難怪父親總是不開燈），沒有車子（難怪父親不搭公車），沒有學校（難怪父親認為不需要上學），沒有商店（難怪父親覺得人生根本不需要花錢），只有逢年過節才会有市集可供消費，即便如此，他們也必需走上三天三夜才到得了最近的市集……..。

原來，父親不是天生就沈默的，他竟有這麼多的話語可以傾訴，為什麼，他從來不說？原來，父親並不是不苟言笑的，談起他的童年，父親笑得很溫暖，為什麼，他從來沒這樣笑過？

我的聲音高昂起來。

……我突然驚覺，父親不是不愛我，他只是用他習慣的方式養育我們，軍隊裏的殘羹剩飯是他吃慣了的，市場裏腐爛的菜葉是他的美食，就連抽煙他也只抽地上撿來的煙屁股，原來，父親一直停留在他的世界裏不曾出來，那個世界如此狹小，小到你不得不彎下腰、側過身來，便根本進不去；所以，他總是一個人待在自己的世界裏：靜默、沈思、回憶，他執著的留守在過去的時空中養育我們，只是他不知道，真實的時空早已流轉，台灣經濟起飛，用當時的物質條件來看他的養育方式，那真的是十分苛刻，苛刻到我一直以為父親不愛我。

我很高興，一個轉念便能夠駐足在父親世界的入口，向內窺探父親的世界，雖然沒能走進那場域，我卻彷彿望見，裏頭有愛。

其實，你們可以不必這麼專注的，大可以像平常上課一樣，發發呆、看看書、打個盹，或是大喊：「老師，快下課了！」這樣，我會好過一點。

習慣把感情藏在文字裏頭的我，很恐懼，像這樣被直接閱讀著。

人生，一點也不像戲，戲永遠比人生精采，人生真要上演，那種沈悶讓人難以忍受。

可是，我像滾下斜坡的廢棄輪胎，再也停不下來。

彷彿有愛，難道就足夠了嗎？

這種發現讓我更加不能滿足，我想更進一步知道，”子女”與”回憶”對父親而言孰輕孰重？我想問問他，知不知道自己的女兒有多在乎他？知不知道他對於我的重要性？我想問他，他到底愛不愛我們這群孩子？想問他，知不知道其實

我是愛他的？可是，父親不給我機會。

他病倒在榮民醫院。

父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，那陣子去找他閒聊的時候，便常看他因胃痛而蜷縮在床上的模樣，我並不明白那有多痛，父親見到我來，也總是會坐起來，彷彿那蜷縮的身形只是一種睡姿罷了。

父親住院，對一個十七歲的女孩而言，總是天真的以為只是一種過程而已，生病也有病好的時候，更何況當時正逢高三，兩個月後即將面臨大學聯考，因此，每個星期只去探望父親一次，即便去探望，在兄弟姐妹面前也不好意思和父親閒聊，面對病床上的父親只有問候幾句便離去，心想著等父親病好了，我依然能夠去找他聊聊，可是，對於人生，我所知太少了。

父親住院三個星期後便離開人世。

在家中接到父親亡故的電話通知，詫異得哭不出來，理智告訴自己該哭，喉頭才莫名其妙的乾嚎著，內心清楚的知道，我是怕不哭不像話，才勉強自己哭的，卻哭得一點都不像。惶恐，比悲傷更加難以消受。

父親永遠不再回來了嗎？

死亡，很容易，沒有想像中的難。

關於這部分，我不想說太多，總有一天你們會明白。

父親臨終的那日，我沒有親眼見到他，聽大姐轉述：那天父親精神不錯，提議要出去走走，那是他從來沒有要求過的，大姐用輪椅推著他，到了醫院門口，父親又突然說不出去了，只想在門口看看，看著門外沈默良久的父親忽然對大姐說：「阿好要讀到哪裏，就讓她讀吧！」

眼淚不是我計畫中的，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不爭氣的流下來。

我本來想以一種超然夢覺的、看透世事的形象進行陳述，真的不該讓眼淚壞了這番整肅，可是，你們並不介意一個老師的脆弱，慌慌張張的遞上面紙，哄著我說：「老師，要堅強。」雖然你們沒有伸出雙臂，但我卻感覺到了擁抱的力道。

原來，我想說，想了這麼久。

那是父親最後留下的遺言，對我而言是多麼意義重大的一句話。

一直認為讀書沒有用的父親，卻開了口，要我想讀書就繼續讀吧！是他聽到我的愛了嗎？還是他對我說愛我的一種方式？

父親走了，留下一個空殼，這個空殼僅僅只塞得下父親一個人，我很用力的擠，也擠不進一個笑容，只有父親走了，我才能走進父親的殼中 | |

兩年前，我曾因為胃痛而蜷伏在床上，身邊一個人也沒有，浮現腦中的竟是父親瑟縮在床上的畫面，和我現在一模一樣，我以蜷伏的姿態進入父親的世界。

那一刻，我乍然驚覺，父親是如此的孤獨 | | 年少時便離開家鄉，至死都無

法再見到父母；年少時新婚的妻子與幼小的女子臨死也見不上一面；他陌生的台再次組成家庭，然而，這個他自以為後半生的港灣中卻無處靠岸，妻子離開他，兒女不願親近他，只有他，一個人固執的守候在那個世界，沒有人走到他的身旁陪著他。

我不過是怨懟父親不足的愛。

父親的人生裏，誰又何嘗給他愛？

在「大一國文」的課堂上，我反覆傾訴這個故事，用我生命中的瘡疤當作教材，你們要仔細聽了，稍有不留神，恍惚之間，便是一生了。

這一課，叫作愛。我說：「永遠都太晚，永遠都不夠，從現在開始，試著走進父母的世界，你會發現自己擁有的竟然這麼多！」

你們哭了，哭得好傷心。

我開始相信，曾經讓我遍體鱗傷的過往，原來是有作用的，都是為了此刻我們的相逢，是爲了讓我的生命與你們的交織在一起而預作準備，從此以後，我的故事便不再只是我的了，它也走入了你們的故事之中。

那麼，你們回家以後，是不是會問父親：爸爸，你愛我嗎？

回去問一問好嗎？就算是幫幫我吧！

幫我問這一句，我一直沒有問出口的一句：

父親，你愛著我嗎？